

大時代文庫第六種

宋之陳白塵改編

民族萬歲

館書  
省圖  
州文  
中第  
第

J  
102123

30

大時代文庫

第六種

民  
族  
萬  
歲

宋之的  
陳白塵  
改編

# 民族萬歲

——五幕——

時間 九一八後

地點 東北鴨綠江畔

人物 魏大鵬

魏妻

華兒 魏子

德兒 魏次子

央國樞

傅洪年

梅三

施樞

目 次

包文信  
漁人  
獵人  
牧者  
士. 陽正. 護  
藏多夫  
陸侃言  
章明  
敬魯先生  
雷老者  
偽軍甲  
偽軍乙  
日軍甲  
日軍乙  
民衆

# 第一幕

## 第一景

景 鴨綠江畔，

江灣處，激流澎湃。

夕陽斜照。

一漁人在江中泛小舟。

江畔望山環繞，古木叢生。遠處峯巒，白雲繚繞。開幕時，但聞蛙聲鼓噪，野鳥歸林。牧牛歌與鞭聲羊鳴相協合。繼續約三四分鐘。

(景物忽變，隱然有隆隆聲自山間響起，漁人突自遠處天際湧出。)

(漁人自舟中出，收人自山岩攜長鞭下，獵者亦自林中至。)

漁 真是天有不測風雲，好好的大晴天，一下子就變啊。西北角上的雲那末急，山裏

又這們嗷嗷嗷的響，我說，這場大風雨怕是免不了咧！

牧 可不是麼，我在這山裏住了六十多年，連那山裏有多少樹，水裏有多少魚，差不

多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，這樣的天，我可沒見過，一定是要有大風暴來囉！

獵 一定的！連野獸全跑的那末快，我地方躲着去咧！

牧 (高聲喊) 小皮，看看牲口都集齊了嗎？

皮 (在遠處應) 我把它們都趕在這個山坳裏來了！

牧 那個牛呢？不是還在山那邊叫嗎？

皮 我就去把他趕回來！

獵 那個牛可真好看，那樣肥，那樣壯，在這一帶簡直找不出對兒來！

獵 這是你的嗎？老伯伯！

牧 我那有這樣的好福氣！！這是陸家的！

獵 自從陸家的老太爺死了以後，陸家的小東家！，那個陸侃言可更不像樣子了！

鐵 聽說他在日本老爺那兒做了官咧！

牧 (感慨系之的) 嚮，年輕的人，一技實業迷了心竅，就忘了本咧！(欲下)  
鐵 你就要回去咧嗎？

牧 是時候了，這山裏的草全供叫牠們那些畜生吃光了，哈哈！

漁 那是誰？

牧 什麼？

漁 有一個人急急忙忙的往這兒跑來了！

鐵 我認識他——他是咱們村子的包文信！

牧 他碰到什麼事情了吧！爲什麼跑的這們急，一定是有狼在後面追他！

(包文信——一個青年農民，衣服上有血跡，氣喘呼呼的奔上台來。)

包 快點，快點，撿船的，渡我過去！

漁 你這們若急，究竟爲了什麼事咧！

包 請求你，快點，要不然我就要死在河這邊了！

獵 老鄉，你到底有什麼事啊！

牧 還是在路上碰到狼咧！

包 不是！快跟我過去吧，有人抓我，日本老爺的騎兵，就在我的後邊，他們一抓到

我，我就活不了咧！

漁 他們爲什麼要抓你呢！

包 請你先把我救過去，我再詳細的告訴你！

牧 看你滿身是血，一定有什麼事了！

包 駐在我們村上的小隊長——山田大一郎！

獵 那個王八蛋！是他派兵抓你嗎？

包 不是，我已經把他殺了！

牧 啊，老天爺！你怎麼幹的！



包 你想，要是他想精踏你的老婆，你要怎麼幹呢！

漁 他精踏了你的老婆嗎？

包 沒有，他一點好處也沒得着，我用我的斧子把他結果了！

牧 噢，你是不是這們一斧子，就把他的腦袋劈開了！——快，都說給我們聽一聽，讓我們也痛快痛快！

包 我正在林子裏斫柴，我的老婆突的跑來告訴我：說二郎在我的家裏，叫我的老婆給他打水洗澡，對我的老婆做出輕薄的樣子，要拉我的老婆跟他一塊兒洗！她聽得逃出來找我，我一聲也不響，趕緊跑回家去，就這們一斧子！

牧 他的腦袋就裂開了！好，你做得好，就在我這種年紀，要遇到這種事，也要拚拚老命！

漁 這個混蛋，昏人精，到今天才得到報應！老鄉，你今天算給老百姓出了口氣！

包 事情很快的就傳開了；他們正在追拿我——啊呀，說話之間——天哪！——他們就

要來了！

(雷聲起)

牧 (命令式的) 來，掙船的，把這條好漢子渡過去！

漁 (望望天色，猜疑的) 不，大風暴雨就要來了，你得等一等！

‘瘋 (對漁人) 什麼，你不，眼看着自己弟兄碰到這種災難，你全袖手不管嗎？

(江水澎湃，雷聲隆隆)

漁 你看，江水這們急，風浪這們大，人總不能跟老天爺作對呀！

包 (驚抱其膝) 老天爺幫助你，請你可憐可憐我吧！

牧 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」，掙船的，可憐可憐吧！

瘋 你也有老婆，也有孩子，你敢保你的老婆孩子——

(雷聲大作)

漁 甚麼？不能說我也有老婆孩子，就讓我丟掉一條性命啊！——你們看，江水這們

甜溪，船能捺得住嗎？——我本心很願救這個老鄉，可是不能夠，不能夠！

包（向船膝前）那處，你忍心眼看着我被鬼子抓住嗎？聽，你只要把我渡到對岸去，我就可以活命了！對岸這們近，一眼就可以看到，只有你的船，可以渡我過去，可是你，你，你却寧肯看着我死——！

牧 看，那邊山頭上誰來了！

（魏大鵬影子出現於山頭上）

魏 好了，大鵬來了！

（魏大鵬扶弓躍至）

牧 怎麼，他的楫那兒去了！

（大鵬下山坂）

魏 被日本老爺收走了，現在就剩下他那心愛的彈弓了！

（大鵬至眼前）

魏 誰在這兒？怎麼跪在地下？

魏 是村子裏的一條好漢子；爲了山田犬二郎！——就是駐在村子裏的那個豺狼，要糟踏他的老婆，他就用斧子劈開了那豺狼的腦袋。現在，日本老爺的追兵，就要來了，他求渡過江，可是這傢伙却傷不該！

魏 大鵬你也是掉船的好手，你看江水這們厲害，連船帶人，不全要淹死呀？誰敢冒這個險呢！

魏 人在危急的時候，什麼事都敢做！

（雷聲大作，江水狂吼！）

魏 要我淹死在水裏嗎？要我的命，我也不管！

魏 想救人的人就不該爲自己着想，老天保佑你，渡他過去吧！

魏 說的好煩！這兒是船，那兒是江，請你試一試！

魏 江水還有慈悲心，鬼子是一定沒慈悲心的！請你還是試試！

救。救他！救他！

漁 就是我的兄弟，我的兒子，我也不跟水去拚命！今天是五月五，端午節，江水會吃人的！

魏 說這種空話有什麼用，這個人一定要救！你說，你願意救他嗎？

漁 不是我不願意，是——

魏 把舵給我，我願意試試！

牧 好，大鵬，不愧你叫做大鵬！

魏 這才是我的同行！

包 大鵬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一生一世要報答你！

魏 我一定把你救出鬼子的手！我們寧肯死在江裏，也不要死在鬼子的手裏！萬一我們要渡過江，你可以藏到史國雄的家裏去，他是個知名的漢子，一定能夠保護

你！（對獵者）！萬一我們要渡不過江，老哥！請你好好的照顧我的老婆，我做的

事是從來不後悔的！

(入舟中)

牧 (對漁人) 你不害怕嗎？你一樣是個撻船的名手，大膽做，你爲什麼不救！

漁 這——再好的人也不能和他打比，像他這樣的人，在這個山裏就沒有第二個！

獵 (登山望) 他已經摔倒了，船上動了——老天爺，這江水多兇，把船快打沉了！

(江水翻卷)

牧 好大浪！——我看不見船啊！那船呢！——哦，哦！那兒呢！那兒呢！好像伙，

好大力氣！

漁 十肥正雄老爺的追兵來了！

(日本騎兵上)

日兵甲 你們把兇犯藏在那裏去喇！

日兵乙 我分明看他逃到這條路上來了，你們竟想把他捉起來嗎？

牧·漁 老爺，你們說的是誰呀？

日兵甲 不要裝糊塗！哈，那是什麼，一條船！媽的！

牧 哦，你們抓那條船哪！快，趕緊追，還能追上！

日兵乙 他跑啊，該死！

日兵甲（向牧者）對岸那座整齊的宅子是誰的？

牧 那兒！

日兵甲 就是那座漂亮寬大的房子！

牧 哦，那是史國雄家的！

日兵乙 史國雄！我彷彿聽說過這個名子！

日兵甲 聯隊長常常提起他，有錢，有田產，一塊肥肉，可是個壞蛋！

牧 不，老爺，他是我們這兒知名的好人！

日兵甲 不準你講話！你們把兇犯放跑，以為就完了嗎？去，把他們的羊羣衝散！

(日兵乙下)

牧 老爺，冤枉，不……

日兵甲 不，不什麼！走，跟我們走！要打死你們！

(小皮在遠處喊)：「老爺，爲什麼把我的羊趕散啊！」

(羊鳴)

(小皮哭)：「啊，我的羊啊！」

牧 老爺，我們——

日兵甲 (拔出槍來)不准講話！走！

(日兵乙上，小皮隨上)

皮 (奔向牧) 爺爺，我的羊——(牧無聲的走) 爺爺，你到那兒去？

日兵甲 去坐監牢！走！

(日兵甲乙押漁、牧、纒下。)



皮（癡呆的哭）老天爺，什麼時候這些鬼子才能死光呀！

——幕——

## 第二景

景 村旁空地，正在建築一座帶有監獄之日本營房。一座高聳的木架矗入天空。跌旁不斷地升降着，巨聲轟轟然。工人搬運忙碌。不斷地有叫號聲。

工頭忙亂地指揮着吆喝着，以藤鞭鞭打着來往的工人。

工頭（怒吼着）快！快搬！石頭！磚頭！媽的！快點！——看你媽的像死豬一樣！——幾天沒吃飯啦？——快呀！

（漁人及牧人扛一石頭上，步行其親。）

工頭 老王八蛋！裝死啦！——快點！——怎麼啦？你們兩個人只抬一塊石頭？——再加一塊！

漁 (歇下担子，拭着汗。) 頭兒！你可憐可憐這老頭子罷！他連一塊都抬不動了！

(老牧人喘息着，說不出話。扶着自已抬的石頭，將跌倒)

牧 (喘息。哀求。) 頭兒！……我……真……抬不……動了！……

工頭 (兇暴地鞭打。) 放屁！抬起來，走！

(牧人一個踉蹌，沒跌倒。和漁人無聲地抬起石頭，走了。)

(同時，獵人挑了兩塊石頭上。)

獵 (憤憤地放下石頭。頭兒！你還有良心沒有？——這老頭兒連路都走不動，你還

要折磨他？

工頭 (暴怒) 你是什麼東西！——住嘴！

獵 (也頑強地。) 我是什麼東西？我是漢奸！

工頭 放你媽的屁！(暴鞭欲打。)

(獵人也舉拳將還擊。)

（施梅突然跳出來。）

施（站在二人中間，面向工頭。）你幹嗎？

工人等（紛亂地呼號。）幹嗎？——你敢打人嗎？打他！

工頭（軟化。）哼，看你們兇：等這座牢房蓋起來，看你們這班東西都闖進去！

（憤然而去。）

施（笑。）哈哈！把我們關進去？等着瞧罷！

漁（簡直是個漢奸！）跟隨促言是一對兒！

牧（施梅，頭兒說，我們蓋的這座房子，是一座牢房，真的嗎？

施）也是真的。可是牢房用不了那末大！你看，那後面用石頭砌的房子就是牢房！

漁（那前面呢？

施）前面，前面蓋的是日本鬼子駐兵的營房！

漁（那是駐日本兵的營房？

施 對了。他不能把老百姓全抓進牢裏去，那麼牢房不夠用的，——有了這座營房，駐上幾百個日本鬼子兵，這周圍幾個村子的老百姓，就動也別想動了！

漁 (驚叫) 啊！——那我們不是自己替自己蓋牢房嗎？

施 等鬼子蓋好了。咱們就是自己替自己打好一口棺材！(沉默地坐在石階上)

獵 (暴叫) 那打死我也不管了！

施 (急止之。) 別急！——你不慌生氣，再告訴你一件事，那會叫們你氣死哩！(衆

沉默靜聽。) 你們知道蓋這座營房的木料，石料，磚料是那兒來的？(衆走上一

步，問：那兒來的？) 是史國雄的房子拆下來的！

衆 (驚叫。) 啊？——史國雄的房子？

施 你們知道史國雄那座五進大瓦房被鬼子拆掉了。

牧 史國雄？阿彌陀佛！……那是個好人！好人啊！……

獵 幹嗎拆他的房子？

施 這還用問，自然是那個縣長想霸佔他的房子！

蘇 媽的！又是那個縣長！

牧 哪！又是他！——他，……他，那個鬼東西到底叫個什麼鬼名字？

漁 叫土匪正確！

牧 對，對，……對了！（念。）土匪！真是一個土匪！

漁 是土匪！

牧 （固執地。）管他什麼土匪，我說他是土匪！

蘇 別磨嘴！——施梅，你講下去！

施 史國雄自然不肯讓給他呀。鬼子就記恨在心了。那一天，大鵬不是把包文信藏在史國雄的家裏嗎？這件事後，又讓鬼子知道了，加着鬼子知道史國雄從來就恨鬼子。乘着這回事，說史國雄窩藏匪人，一聲命令，就把他的房子全給拆了！拆下的石頭磚頭都搬到這兒來蓋平房了！

牧 那，……那我們是學史國雄的房子，來蓋自己的牢房呀！……老天爺呀！這

……

獵（棒了扁担）。這，我不幹！打死我也不幹了！

漁 對，不說別的；就爲了史國雄，我們也不能幹了！

（工人們都騷亂起來。）

施（急止。）別亂嚷！不幹也有不幹的法子！此刻一亂嚷，鬼子兵的機關槍就會搬過

來，一個也活不了！

獵（氣憤。）那你說怎麼幹？

施 史國雄他自然有辦法！我們要聽他的話！——他此刻正在各處想辦法哩！

漁（奮鬥。）啊！若：史國雄來了！

牧 兩個人哩！還有一個是誰？

獵 誰？只要看見那張彈弓還不認得他嗎？

衆人 啊！那是大鷗。

（史國雄及大鷗上。一邊談着話。）

史 大鷗看罷！這就是日本人給我們東北老百姓造的大監獄！——可是這兒的一個，還是小的哩！沿着鴨綠江，就不曉得造了多少座！

施 史先生你說，這牢房我們還能再蓋下去嗎？

史 大鷗你說，我們還能讓這監獄建築下去嗎？

魏（看建築。）這怕什麼？咱們老百姓自己能蓋起它，就能拆掉它！

（鼓聲起。兩個僱軍擡一軍帽上。婦孺情緒從之。）

魏 鼓鼓幹嗎？

施 像賽會的一樣，是幹嗎的？——還舉着一頂帽子哩！

僱軍一（一個瘦子，舉着帽子。）大家聽着！

僱軍二（一個胖子，擊鼓。鼓停。）別嚷！別嚷！聽上肥務隊長長的命令！

牧·獵 又是土匪的命令！

漁（以肘搥之。）別吵，聽他說什麼。

僞軍一 聯隊長的命令：這是聯隊長的帽子，也就是聯隊長的代表！老百姓看見這帽子，就得下跪，磕頭！——誰要違抗命令，就沒收他的家產，自己還得監禁！

獵 什麼？要一個人對一頂帽子磕頭！

僞軍一 誰敢講話？

僞軍二 不要胡鬧！這是聯隊長的命令！

（僞軍二下。羣衆亦散去。）

牧 這真正是土匪的命令！

（羣衆大笑。隨下。）

牧·吓！這是他媽媽那一風的王法？

獵·這那里是命令？——是放屁！（向羣衆。）大家站住！（奔向羣衆下。）——僅聞



其聲。○咱們就聽鬼子這末要嗎？咱們到底是人還是什麼？……（羣衆囁叫）。別走！咱們到對面飯館裏去談談。

施（欲追獵人去。又急向史國維）史先生，大家要談談，那非得您去不可！

史 你去，我就來。——大剛你看見麼？

魏（渾噩，憤怒。）我看見了。——好明兒見。（欲去。）

史 怎麼，你哪兒去？

魏 回家去。

史（握住他的手臂。）大剛，我有許多心事要對你說！我們來談一談。

魏 心事？——談有什麼用？

史 不談談怎麼好幹？

魏（冷然。）幹什麼？——此刻只好忍耐！

史 你說還要忍耐？——還得忍到什麼時候？這營房，這監獄，馬上要蓋起來了，這

種荒謬絕倫的命令已經發下來了。我們的老百姓被他們好淫屎殺，我們的田地房產被他們掠奪霸佔，我們還能再耐忍麼？

魏 能忍耐一點，就忍耐一點！

史（驚）這是你的真心話？大鵬！

魏 他們好比一隻老虎，可是人無害虎心，虎無傷人意！你不揍它，就完了！

史 不去揍它？——可是它先要害我們啦！你難道還相信他們那些中日親善，共存共榮的鬼話麼？日本軍閥就是一隻吃人的老虎！只有大家一起聯合起來，才能趕走它！

魏 什麼？大家聯合起來？

史 睡。如果三個村子的人聯成一氣，就成！

魏（搖頭。）你就相信「大家」。——大家不等死到臨頭是不會起來的！

史（嚴肅地。）大鵬，你此刻還不相信大眾的力量？

魏 我只相信我自己！

史 大家聯合一起就是最大的力量！

魏 相信自己的人是不要別人的力量的！

史（反激）可是，大鵬假如我們三村的人聯合起來趕走日本鬼子，那你不打算加入我們的隊伍麼？

魏（一驚。抓住國雄的肩膀。）這是什麼話！我大鵬是不顧朋友的人麼？你們要怎麼幹，告訴我。可是我不會開會，不會說廢話，你們要我大鵬幹嗎就幹嗎！——但有一搭，你們可不能忘掉我大鵬！

史（欣然。）好大鵬！大家不會忘記你！

魏（突然而走）好，明兒見！（下。）

史（看着他的後影。）大鵬到底還是大鵬！

（鐵斧轟然一聲，有人慘叫。衆人向木架奔走。）

施 什麼事？

鐵斧掉下來，撞壞下人了！

(章明厲聲奔上。)

章 什麼事？(跳望。驚叫。掩面。)哎呀！……

(側目而視)。請走開！請走開！撞死人不是什麼好頑兒的事！

章 哦！這是如何悽慘的事啊！——誰能救活他？誰能救活他？我賞一百塊錢！

施 (冷笑)錢？錢有什麼用？你以為錢，可以買命嗎？哼，我們老百姓死了上千元萬

了，收起你的臭錢罷！(轉身奔去。)

章 (大驚。)什麼？……

(陸侃言我裝奔至)

陸 啊，小姐，你跟這些下賤東西講什麼？

章 (側目)。你別管我！

施（冷笑）哼！真是下賤東西！——漢奸！（下。）

陸（大怒）混蛋東西！站住！（掏手槍追去。）

章（翻住陸）你幹嗎？

陸 我打死他！

章 爲什麼？

陸 他侮辱我！

章（冷然。）他侮辱你？——我看他並沒有侮辱你。

陸 什麼？章小姐，你？……

章 如果你認爲，這是侮辱，我倒想侮辱你一下。——因爲，我也覺得你是個——漢

奸！

陸 你！

章 用手槍打死我麼？

陸 章小姐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章（輕笑一聲，下。）……

陸（呆若木鷄。）章小姐！章小姐！（追下。）

（有婦人慄哭聲。）

## 第二景

景 傅洪年的住宅。

聞喜：

夜裏 梅三焦燥的在左右徘徊。

（傅洪年悄悄的上，觀察他很久，默默的搖頭，很哀憐的樣子！）

梅（聲聲的轉過身來。）誰？

傅（制止他）輕聲點，不要喊！你在我家裏住着，千萬別到處亂走，我這宅子的誤

圍，簡直快被偵探包圍起來了！

梅 在一面城，有什麼消息麼？

傅 (搖搖頭)

梅 我父親那兒，有什麼消息嗎？

傅 也沒有！

梅 (爆發似的) 我簡直不能再等下去了，我犯了什麼罪呢，要這樣像囚徒似的躲起來！那個小子要牽走我的牛，我那最好的一壻牲口，世界上難道有這個理嗎？這事情要放在誰身上，誰不要打斷他的手指呢！我難道有什麼錯嗎？

傅 咳，小孩子，誰都可以打斷他的手指，就是你——你不可以！

梅 爲什麼！

傅 爲了你是個中國人。一面城的一個老百姓！

梅 那麼，他呢，他不是個中國人，和我一樣嗎？

傅 不要這們念燥！他雖是個中國人，可是做了漢奸，跟土匪正雜一鼻孔出氣了！你又有什麼法子呢，要是你被他捉住，打死了也是沒處申怨的！

梅 你不聽得他牽牛的時候，對我說的那些話：「你們老百姓要想替用，自己不會拉犁嗎？要牛幹什麼！」這簡直是把人比做畜生嗎？我實在氣不過，才把那個走狗打跑的！

傅 唔，也是啊，一個年青小夥子，怎麼能甘心受人家欺負呢！自從日本人來了以後，我們想再像從前似的這太平日子，可就難了！

梅 一定要回去！

傅 回去送死啊！

梅 你想，我的父親，他會怎麼樣呢！近七十歲的人了，正需要人服侍，我離開了他還有誰服侍呢！他老人家的脾氣，又那麼古怪，常常在街上罵那些漢奸們不要臉，萬一他們要欺負他，有誰保護他呢，不，我非走不可！



傅

(強迫的)你還是給我呆在這裏吧！等一下子，到我們得到一面城什麼消息的時候——聽，彷彿有人打門！多半是土匪正權派人來搜查了！——快進去，藏起來！  
噫，什麼地方都不安全，鬼子到處都在橫行霸道了！

(叩門聲)

傅

快，走吧！(梅三藏入房內)什麼人打門，打的這麼兇，漢奸跟鬼子串在一起，到處橫行霸道！(傾聽)這一定是偵探，怎麼辦呢？

(打門聲愈急。)

(開門，驚訝的倒退？史國雄入內。)

傅

嚨嚨呀，史國雄老弟，老天，老天，真是貴人！快坐下，坐下，今天那陣風把你吹來了，你到這兒來找什麼？

史

我舊日那些安樂的生活，我古代那個和平的中國！

傅

今天看到你，我真高興極了！怎麼樣，家裏全好吧？弟婦可算能幹啊！又賢慧又

能幹！沒有一個人不稱道的！——喂，我問你呀，你從一面城來，看到什麼沒有？有什麼消息嗎？

史（坐下）我看見了一個新工程在建築？

傅，是個什麼樣子的東西？！

史 是個吃人的監牢！拆了我房子上的磚，用我們中國人房子上的磚，用我們中國人的血汗，給我們中國人造監牢？

傅 萬惡的狗強盜？

史 老哥，我不瞞你說，我並不是因為開散才到你這兒來，我是因為——  
傅 怎麼？

史 像往常那些太平的日子是沒有了，到處都一樣的受着鬼子的欺負？再耐忍下去，就只有死——！

傅 像鬼子那樣的作賊作福，不講理性，也實在是太混帳了！

史 在一面城那地方，已經發生了流血的事——那個山田大二郎，在一面城地方的

日本小隊長，有一天去輕薄包文信的老婆！

傅 混蛋，老天會報應他！

史 沒等到老天報應他，包文信就用斧子劈開了他的腦袋！

傅 哦，包文信他本來是個很老實的人！

史 最老實的人，在忍無可忍的時候，也就只有反抗！

傅 他現在怎麼樣？沒被那些狗娘養的抓住嗎？

史 令辯大腳把他渡過江去，我把他藏匿在石坦下。——還有一件更殘忍的事，只要

是有血性的中國人，都不得不同聲一哭！

傅 怎麼回事？

史 從山這邊拐過去，山角下住著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，是個正人君子，附近一帶，

沒有不聞名的！姓梅。

傅 是的，我知道他，他怎麼樣了？

史 日本鬼子吞了他的耕牛，就找了個小漢奸到他的家裏去搶劫！當那小漢奸氣勢洶洶的要牽他的牛時，他的兒子就用鐵鉞打斷了小漢奸的手指，逃跑了！

傅 (極緊張的)可是他父親呢？那個老頭子現在怎麼樣了！

史 日本鬼子抓住了他的爸爸，要他交出他的兒子，這老頭兒對天發誓，他不知道兒子的下落！土匪正趕就派來了執刑官！

傅 (跳起，制止他)別再說下去！不要說了！

史 (更激昂的)土匪正趕說：如果你的兒子要逃掉了，我就要你的！——馬上就把那老頭兒按在地上，叫人用鐵鉤子，鉤出了老頭兒的一雙眼睛！

傅 哦，我的老天爺！

梅 (圍出來)甚麼，你說甚麼！

史 (對傅訝異的)這是誰？

梅（顫抖的緊抱住史）鉤出了一隻眼睛，你說什麼？

傅 唉，可憐的人！

史 這是誰？

傅 這就是他的兒子！

梅（啞啞的）我逃掉了！——鉤穿了他的——一隻眼睛！

傅 不要難過了！——

梅 因為我的罪，因為我的過失！——他竟瞎了！你說，完全瞎了嗎，什麼也看不見了嗎？

史 我已經說過了，眼珠子已經爆裂，什麼都看不見了！

梅 永遠，永遠的看不見了！（以手掩目，半晌無語，然後轉向傅，又轉向史，低聲嗚咽的說。）他看了七十來年的山，七十來年的水，七十來年的樹，甚至於我，他的兒子，一下子都看不見了，瞎了，被鬼子把眼睛挖去了！——怎麼，你們爲

什麼這樣的望着我，望我的眼睛嗎？我有眼睛，我還可以看見他，他再也看不見我了！完了！到了七十多歲的年紀上，瞎了眼了！

史  
唉，我還要加重你的愁苦！挖掉了他的眼睛，不但不給他治，還把他所有的家產，田地，連一草一木，都給他搶去！把他一個人擡在門外，讓他一個人在郊野去凍餓而死！

梅  
（半天，有決心的）我要去——

梅  
那兒去！

梅  
你不要管！（大慄）我成了個什麼人呀，只顧自己逃掉了，讓年高的老父被敵人挖掉了眼睛，天下還有我這樣的逆子嗎？不，我一定要報仇，什麼人也不能阻止我，我要向土匪正雄去要我父親的眼睛，我寧肯死，也不能——（欲下）

梅  
先等一等，你怎麼能找到他。他深居在他的兵營裏，等不到你到他跟前，就先要被 he 打死了！

梅

那怕他住在天涯，住在海角，我也要打開一條路，把他的眼睛挖出來！想想吧，這樣的仇不報還是人嗎？這樣的日子還能過下去嗎？你們難道願意終末受鬼子的欺負嗎？你們要等到什麼時候啊！

史

不，現在時候還不到！

梅

哼，要是你的眼睛還在的話，時候永遠也不會到的！——我們是人，不是豬！豬到了屠宰鋪裏，還知道號叫，鬼子在被獵戶追急了的時候，都知道抵抗，甚至於魚，到落在漁人的網裏，還知道掙扎跳躍，我們呢，我們是人，難道連畜生都不如嗎？

傅

假如這三個村總的人，都像我們三個人一樣，事情就好辦了！

史

假如惡虎嶺起事，一面城響應，我們高家店的人一定也要幹的！

梅

我在一面城有很多的朋友，人人都肯拚命跟鬼子幹，不過光我們這幾個人究竟力量有限！我年紀很輕，在諸位長親眼前，還是個孩子，按理這帳不着我講話，

不過我所受的苦，實在逼着我不得不講，兩位全有孩子，是一家之長，顧兩位的孩子，全是孝子，不致連累你們，被人家搶去眼睛，噢，有眼睛的人，是不會知道沒眼睛人的苦處的！但是你們敢担保，將來鬼子的刀不會落在你們的頭上嗎？我爸爸並沒犯罪，假知他有罪，不過和你們一樣，是中國人罷了！

史（對傅）你怎麼樣，我已經準備一道幹！

傅 我們要聽聽那些鄉紳們有什麼意見——要是他們也參加，我想更可以號召同志！在這個山裏，難道還有比兩位更讓人尊敬的嗎？要那些個鄉紳有什麼用！陳悅官是一個了不起的鄉紳，祖祖世世作官，可是他怎麼樣，他也做官，可做了日本人

的官了！

傅 這個人在小孩子的時候，彷彿很忠厚，怎麼越老越壞了！

梅 靠別人是不行的！我們只有自己靠自己！

傅 好吧！顧老天老爺保佑我們——老弟，你可以在高家店物色好男兒，我可以在



惡虎嶺發召，可是誰到一面城去呢？

梅 請派我去！這事只有我幹起來最便當！

傅 我不願意，你是我家的客，我應當留心你的安全！

梅 請讓我去了！此地到一面城有一條小路我很熟習，我可以藉這條小路去找朋友，躲

避敵人！

史 好，就讓他肥去！不過要留心，要謹慎的在一面城發召同志，不要走漏了風聲！

梅 好吧！可是我們怎麼傳遞消息，才可以風聲不走漏了！

史 我們可以在清風嶺的集合市集集合！

傅 集合了送死嗎？這事情不能這末明目張胆的做！——依我看哪——在清風嶺左邊

有一片草地，四處不透風，那裏，是我們這兩個嶺的交界，住在惡虎嶺的人，可以走水路，住在一面城的人，可以走旱路，我們可以乘着黑夜到那裏去商議。到時候，我們每人帶幾個最可靠的弟兄到那兒集合，再大家一塊兒商討個主意！

史 就這樣辦吧！老哥，你家有酒嗎？

傅 怎麼！

史 拿來！

（富拿酒來，史斟滿一杯）

史 杯裏有酒，這兒是小刀（掖下取刀），身上有血！（刺中指滴血入杯內。）我們要效法古人，對天盟誓！共同飲盡這杯酒，誓死相助，抱定一條心，殺盡日本鬼！

傅

（亦以刀刺中指，滴血入杯內）好，我們要抱定一條心，殺盡日本鬼！

——幕落——

## 第二幕

### 第一景

景 一片爲羣山環抱的荒涼林地，瀑布自崖上傾注。

(章明竊裝上，陸侃言隨之。)

章 這是什麼地方，好像很荒涼的樣子！

陸 章小姐，好容易有了這個機會，使我單獨的和你在一起，我真覺得——

章 不開心嗎？

陸 很幸福！

章 這真奇怪了，在這末荒涼的深山裏，有什麼幸福呢！哦，大概是方才那個鬼子很

引起你的興味吧！

陸 章小姐，你不曉得——

章 我是不曉得！

陸 這個地方恰巧在山灣裏，一個人也沒有——

章 那多討厭呀！兩個人孤孤單單的，一點意思也沒有！

陸 不，我正好把我的心事向你談談！

章 你不去打獵嗎？

陸 打獵呀已經走遠了！

章 我們可以追上去啊！

陸 章小姐，假如我不會講話，請你原諒我！我總覺得你是對我——冷淡和疏遠！

章 我不懂，什麼叫冷淡和疏遠！

陸 本來呢，像我這末一個平平常常的人，是不敢大膽妄想的，可是我總覺得——

章 總覺得我和你冷淡和你疏遠是不是？

陸 是的！我還覺得——

章 還覺得什麼——我可不知道了！

陸 請你原諒我的囁拙，——我的囁唇在發抖了！我——還覺得——你是知道的！

章 我不知道——哦，你要我猜你的心事嗎？你看見祖國的山河這末好，却淪落在異族的手裏，有點兒不甘心是嗎？

陸 章小姐，別開玩笑了！

章 要不，就是因為你看見許多同胞全被日本人磨折死了，心裏很氣憤，想起來反抗了！

陸 怎麼敢呢！……章小姐，我老實說，我雖說不值什麼，但我的心對於你，却

充滿了忠實與戀愛！

章（莊重而嚴肅的）你也配談忠實與戀愛嗎？你對於祖國都不能忠，甘心做異族的奴

隸，甘心做漢奸，還來跟我談忠實與戀愛，我覺得恥辱！

陸 小姐，連你也這樣的責備我嗎？

章 怎麼，你以為我也許是漢奸賣國賊嗎？我寧願去嫁給那個混坭土肥正樣自己，也不願意嫁給你！——偶忍敵作文忘故根本的漢奸！

陸 好，我的老天爺，你叫我怎麼辦呢！

章 世界上還有比祖國更可愛的嗎？還有比同胞更親密的嗎？可是你却連祖國和同胞

一起拋棄了！這就叫我恨你！我越想你！就越恨你，所以我就永遠也不想你！

陸 (神彩煥發的) 可是，章明，你——愛我！

章 胡說，我死也不會愛一個日本人的走狗！

陸 章明，你——恨我，瞧不起我！

章 要麼這樣那也好了！——我恨你，瞧不起你，唾棄你，你是個——卑的醜鬼！可是我愛你！

陸 你愛我！你說，你愛我！愛！

章 恨，恨你！你是個下賤貨，討厭坯，頂頂沒出息的人，可是——你為什麼還來沒

出息呢！

陸 章明，章明！你娶我死了！你給我幸福，又把我推入地獄！

陸 就連地獄裏也不收你這沒心肝的人！可是——你真的沒心肝嗎？你真的天良喪盡了嗎？，你做夢了醒醒吧！想想你那些高貴的祖宗，他們世世代代都有一種流傳的美德，這美德你也有，凡是中國人都有的，爲什麼你要強迫這種美德變成醜惡呢！

陸 那是爲了你，章明！

章 爲了我？爲了我？

陸 想想吧，要是不爲十世正義將軍効力，我要是不忠於日本天皇，怎麼能得着你呢！你是在他們的支配之下呀！你那漢奸的爸爸，把你也賣在日本人手裏了！

章 要是東三省能夠自由，我也就得自由了！

陸 章明，你真聰明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你給我指出了一條光明的路！

章 我的父親不幸做了溥清的遺老，更不幸做了日本皇室的忠臣，他老人家死了，殉

下我，他的小章明，却落在男子的虎口裏！上肥正雄正在計劃着侵奪我的田產，並把我當作一塊肥肉去誘引那些貪吃的狗！你不過是許多狗裏的一個，到將來，他也許會把我賞給一條最心愛的狗吧！這是多好的標語，這就是我父親忠心日本皇室的結果！陸先生，你難道還要繼續我父親的路嗎？你難道還想在虎口裏求富貴嗎，追女人嗎？那結果是一場空夢，沒有了祖國的人，便一切都沒有了！

陸 不要說了，章明，爲了你，我已經決心爲了我們的祖國奮鬥！

章 實際上，你已經作了上肥正雄的狗了！你已經學會了吞噬你自己的同胞弟兄了，

我看到你那樣子我真是難過，等到你把自己的同胞全咬死，他就要來咬殺你了！到那時候，沒有人來幫助你，你的親人都死光了！

陸 我們要拯救我們的祖國！從前我那所有的功名心都爲了我的愛情，現在我才知道，沒有祖國的人是連愛情都不得自由的！萬一有一天，我們自由了，你能同我住在這深山裏，跟一切繁華的世界隔絕嗎？



章 那正是我所希望的！我的心裏從前常常做這樣的夢，我的夢沒有欺騙我！

陸 你現在還恨我嗎？

章 恨你！

陸 怎麼！

章（啞笑的跳上山坡）我恨你，因為以後我就不得不老想着你，太麻煩了！

陸（追她，和她並肩坐下）我從前太傻了，妄想敵人的虎口裏去求生！把我生長了

二十九年的家鄉，送給敵人去宰割，章明，天下還有我這樣的傻瓜嗎？小時候，

我也很愛祖國，那時候，我曾經覺得，要是我失掉了祖國，失掉了我的家鄉，那

就會失掉了一切幸福！可是到真的失掉了，我却不覺得了！

章 現在你覺得了，你就希望祖國能藉了你的手，能夠復興起來，復興後的祖國會更

光明，更自由，我們都可以在自己的田園裏，喘一口氣，不必在顧忌敵人的壓迫

了！

陸 可是——怎麼開始呢？我已經不自覺的捲進了敵人的圈套，我要怎麼擺脫掉呢！  
章 要像男子漢大丈夫似的撕裂他，不管弄成什麼局面，是中國人，就永遠要爲中國

奮鬥！

陸 這是你的命令嗎？

章 （方欲答話，遠處響着嗚嗚聲）打贏的來了，我們走開吧！（急忙欲下）

陸 等一等，讓我再看這地方一眼！

章 你還看什麼，他們要發現了我們單獨在一起，事情就要糟了的！

陸 因爲從今天起，在這樣一個荒野的地方，我又重新作了一個人。萬一有一天，鬼子的暴力剷除了，爲了紀念這一天，這一地方，我一定要在這兒蓋一所房子，把

我們倆隱密在這倒葬山裏！

章 你真富於理想，希望你於理想之外，更重實際，爲你的祖國，爲你的愛情，和你  
的民族敵人戰鬥！

(兩人下。)

——幕——

## 第二景

景 山林間一草地。山邊有梯後面是鴨綠江。新月初出，遠見雪峯。時當深夜，  
惟借月光見雪峯及江水。

(梅三、包文信、趙大及其他四人帶土槍獵槍至。)

梅 (在山後。) 這條山路是我親手開的，我認得。看，我們已經到了！(持燈籠  
上。)

趙 聽，像有聲音！

包 還沒有有人來。我們一面坡到得頂早了。

梅 時候不早了吧？

包 已經是三更天了。

(遠方柝聲、鐘聲。)

趙 又有什麼聲音？

包 這是外國人耶穌堂裏敲鐘。

趙 哼，我看他們也別敲鐘了！講了幾十年道理，上帝耶穌，耶穌上帝，他能替我把日本鬼子講跑了，我就不吃他耶穌教！

梅 (向他人。) 去燒起火來，好讓萬家店跟惡魔嶺的人看見。

(二人下。)

梅 (仰觀月色。) 哦！看啦！今兒的月亮可真像把鐮刀呀！江水就像一面鏡子！

趙 這樣的月亮，渡江是再好沒有了。——啊，看，江上一片黑影子是什麼？

包 怕是史國樞的船吧？

梅 對了。一定是他。你看他的船是從西邊繞過來的，那是爲了怕讓日本鬼子兵營裏

視看見。——哦，上岸了！（高聲。）誰？

史（聲。）高家店的朋友！

（柴火燃起。）

（梅三奔下山坡，接史國雄。）

（其他都同聲歡迎，山下之人應答。）

（梅三拉史國雄之手先上。）

梅（熱情地。）哦，史先生，我已經看見他了！

史（驚。）看見誰？

梅（悲切地。）看見我的爸爸！……可是，他再也看不見我了！他……

史（撫慰之。）梅三，不要傷心！你是個男子漢！

梅（忿激地。）是的，我是個男子漢！我一看見他那一雙瞎了的眼睛，我就要報仇！

史 梅三！不要再說報仇；——此刻已經不是個人報仇的時候了！

史 是的，我記得你的話。我會親眼看見我的仇人，可是我記住你的話，沒有弄死他。

史（驚。）你看見了土匪？

梅 是的。英司堡跟雜能的兩個營房是松花江旁邊的兩個大營房。在這兩個營房裏，每年不曉得殺死我們多少老百姓。我想親眼看看裏面的門路！就跑到雜能營房裏去了一趟。

史 哦，你已經深入過虎穴？

梅 我裝了一個和尚，跟一個當伙仗的中國人混進去，裏裏外外都跑遍了。我親眼看見土匪坐在一張藤椅上，我恨不能一口吞了他！——可是一想起你的話，就只好忍住了！

史 對的。小不忍則亂大謀！梅三，你做得對！——可是一面城的人對我們的事情怎麼樣了？

梅 我從這個山峯爬到那個山峯，一面城一帶地方，凡是有人家的，我都敲開門走進去。

史 大家怎麼樣？

梅 到那兒簡直不用我開口，一提到你跟傅老先生的名字，大家都賭咒發誓地說跟你走！連三歲孩子都想去打日本鬼子！鋼扮換日本鬼子收去了，但埋在地窖子裏的土槍跟獵槍都偷偷地掘出來，擦光了。就等我們的信。（轉身指其餘的人。）這，都是一面城派來的人！

史 （隨史國雄來之雷先生、孔先生及其他數人上。亦各帶武器。）  
（指雷等）這就是我們高家店來的朋友！

（大家相互招呼，親熱地拍着別人的肩膀。）

（角聲起。）

包 聽，惡虎嶺的人也到了！

（惡虎嶺的傅洪年、蘆人、漁人、牧人、及施梅及教習先生等自山上攜燈籠  
試響下。）

燈 啊，連教習的先生都來了！

包 傅老先生來了，牧羊的老頭子也到了！……可是大駟怎麼沒來呢？

傅 啊，諸位，都到齊了麼？我們惡虎嶺來運了。這，不然別人，只怨我這兩條腿老  
了。

包 哎呀，老伯伯，快走罷！

教 （慨然。）唉！古時只有盜賊夜行，現在天下大亂，禽獸強盜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  
下擅行，我們這班正人君子，倒反半夜裏在山路上崎嶇跋涉，這真是從何說起，  
從何說起呢？

蘆 （頓厭。）哎呀，教習先生，少喚陪端！我聽不慣你說話！

（惡虎嶺的人又和大家招呼。）



史 大家都坐下罷！

(大家都讓着坐。)

獵 (不耐煩。)幹嗎推推讓讓的？快坐下來說話！該誰說，誰說！傅老爹呢？你年紀大，說話！

傅 你別胡說！這是史國維的事情！

史 我不敢，這該是年紀大的事！

獵 噯——呀！推來推去幹嗎呀？史先生，就是你來罷！再沒有人比你會說話了！

梅 史先生，真的不用推了。我在諸位面前是個孩子，難道還用我說話嗎？

史 (謙虛地站起來。)好罷！

(大家都圍火而坐。史國維站在中間說話。)

史 (沉重地。)諸位弟兄，諸位父老！(眾眾靜寂。)今天，三村的人都來了。雖然只有二十幾個人，可是我們二十幾個人的心只有一個！我們三個村子的男女老少三

千人的心，也只有一个！——這個心就是要趕走日本鬼子！

牧（點頭。）對，對，……還有，要趕走那個叫，……叫什麼的？……哦，叫土匪什麼的！要殺死他！

漁（爲牧人。）別打岔，聽。

史 諸位！我問你們：——你們老家那兒？

羶 還用問！——山東呀！

史 對！山東！你是山東，我是山東，他是山東，他也是山東！大家都是山東人！不

管你是惡虎嶺，是高家店，還是一面城，我們都是老鄉，是不是？

牧 對，對！

史 大家都是老鄉，那我問：我們幹嗎從山東跑到關外來？

雷（深深嘆息。）唉！……

（大家沉默。）

史 年青人恐怕記不得了。雷老爹，你的年紀大了，我們怎麼跑到關外來的，你總該記得罷？

雷 (迂徐地敲着煙管。) 嗯。到臨死我也記得。——山東老家，傳洪年只有你！——還有(指牧人)你，怕還記得一點，別人連看也沒看見過。唉，山東，是好地方！那年，算起來四十年前了，黃河鬧大水，把我們山東整整沖掉了半個。房屋是倒了，牲口沖跑了，田、地、財、產，什麼都給大水沖得干、干、淨、淨！沒吃，沒喝，沒有住的，大家就攆兒扶女，到關外來逃荒了！我們爬了多少山，渡了多少水，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，丟了多少孩子，才好不容易走到這松花江邊上，找到了一塊地方！——這就是我們現在住的惡虎嶺！後來，人慢慢多了，有的渡過江來住。就成了一面城；有的爬過山去，就成了高家店。後來，越走越遠，這鴨綠江一帶，就到處都有我們山東的老鄉了！

史 各位聽見了吧？我們都是一批逃荒的移民逃到關外來的！我們大家本來都是一樣

的難民，一樣的窮光蛋，一樣的赤手空拳的光棍！我們大家，本來沒有仇恨，本來沒有貧富，我們的祖先本來是同道艱苦患難來的！他們在逃難的時候，在開墾這塊地方的時候，大家都是心一條心的！（停。）可是，慢慢地不同了。看，梅三是個耕田的，可是我，却變成一個地主！（指收人。）他，現在還在牧羊，可是陳侃言却跟日本鬼子去做官，帶兵，當漢奸！還有孔納呢，也爲了田地跟教書先生打官司！……

孔（跳起來。）不！史先生，現在我們的官司不打了，我情愿把田地讓給教書先生！教（也站起來。）是的，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蝕焉！」我們已經言歸於好了！史好極了！多謝日本鬼子！自從他來了，除了當漢奸的以外，我們又都變成一條心了！我已經不是地主了我跟大家是一樣的窮光蛋！日本鬼子對待我們沒有兩樣：他可以強姦包文信的老婆，他可以挖梅三父親的眼睛，也可以拆去我的房屋！更可以隨便便地好淫擄掠，殺人放火，不說別的，單是我們三個村子裏，已經

被殺了好幾百的人了！我們大家只有一個仇人！只有一條心！

（同時。）對的，對的！

（同時。）對的，對的！

（同時。）對的，對的！

（徐徐起立。）是的，我們已經萬家一心了，我們要萬家一心地，來守住我們的家

鄉！諸位！雷老先生講的故事該記得，我們這塊土地開闢得不容易呀！我們冒了多少險，吃了多少苦，死了多少兄弟姊妹，才得到這塊田地！我們又費了多少精力，流了多少血汗，才辛辛苦苦開墾出這塊田地！現在，這塊田地就是我們的性命！沒有這個性命，我們就得活活的餓死！——各位小弟兄，如今這條性命難保了！日本鬼子在不要我們活下去，他要殺我們的妻、子、兒、女，他要奪我們的田、地、房、產，他要把我們趕出去！——可是我們除了這塊田地就沒有家了！我們的老家雖在山東，山東的田地房產早就沒有了！我們只有這一塊田地！——

這就是我們的性命！就是我們的家鄉！我們要拿槍桿子守住我們的家鄉！保護我們的妻子兒女！

史（大嘆。）對！我們要用槍桿子守住我們的家鄉！

家（舉槍。）守住我們的家鄉！

敬 可是有一樁，我們的槍桿子先不慌用。——日本人據說也講究我們的孔學哩！我們的至聖先師早沒有人尊敬了，可是「禮失而求諸野。」據說日本人前年居然大興祭祀了一次聖廟！假如他們真的能講求孔夫子的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那一套大道理的話，這個天下，也未嘗不可以太平！所以你門要動槍桿子，也未免太早了！

瘋（當頭一睜。）呸！你講些什麼東西！

趙 什麼！敬曹先生，你是要我們請日本鬼子來做皇帝嗎？——你是說話還是放屁？  
梅 他簡直是漢奸！滾出去！

史 大家靜一靜！

趙 (衝到致書先生面前。)你是來搗蛋的嗎？(揮拳。)

教 (戰慄地避讓。)咳，咳，君子動口……

蘆 (一拳打去。)我就小人動手！

史 (拉開蘆人。)不許動手！！致書先生也決不是漢奸，他不過是想錯了！

教 是呀，我不過我怕干戈一動，生靈塗炭罷了！

梅 住嘴！

教 咳，你們不要少年氣盛！

趙 (又舉拳。教不語。)

梅 我們要議一條法律，以後誰再說這樣的話，就把他當作漢奸，趕出去！

衆 對！

史 (稍停。)對，以後不准再談和平！否則當作漢奸！

教（囁嚅着。）把我當作漢奸，也不能把日本鬼子趕跑呀！……

史 不許說話！

傅 此刻沒有別的話好說：我們要守住自己的家鄉，只有趕走日本鬼子！

衆 趕走日本鬼子！

傅 要趕走日本鬼子，就得攻打他們的營房！

牧（急迫）先殺死那個……那個叫土匪什麼的！

傅（壓之。）別着急。——此刻，我們這兒有兩個營房，一個是裴司堡，一個是雜

能。另外一個在一面城還沒有蓋起。我們要在——面城的營房沒蓋起之前動手。一

面去佔領裴司堡，一面去攻打雜能！

史 對！事不宜遲，動手要快！

傅（略一思索。）我說就是中秋節，怎樣？

衆 好！



(梅三剛要站起。)

趙 (跳起來。)我去佔領雜糧營房！(停。)雜糧營房的老百姓時常送東西孝敬土匪，我可以用這條計策，帶十個人暗帶武器混進去，其餘的人藏在樹林裏。等我奪了門，一聲號角，都衝進去，雜糧營房就是我們的了！

梅 (急起。)婁司堡算我的！我奪不下婁司堡，不來見你們！

傅 好！當攻破營房的時候，在這山頂上燃起火來，村子裏敲鑼集衆。大兵一起，土匪的聯隊只有逃走了！

史 (沉思。)可是土匪有一聯隊人決不會輕輕逃走的。

包·獵 (同時站起)這是我的！

包 不！我領人去打土匪！我的性命是大鬍救出來的。本來該死過了。現在讓我替大家去拚掉這條命罷！

獵 (不悅。)我幹嗎不能去？

史 不要爭執！你和施梅還要留在高家店有事！

（眾人坐下。）

史 好，佈置已完了，各人都分散回家。各人還做各人自己的活。噤地裏要結朋友，等候中秋節夜裏起事！——但有一摺：在這事前，各人要按住性子，不能單獨行動，破壞大事！

傅 對！

史 好，我去向義勇軍三江好那裏去接頭，取得聯絡。大家都等候我的命令！不得亂動！要守住我們的家鄉，要保護我們的妻子兒女，就在此一舉了！——啊！看！太陽出來！

眾（齊起眺望歡呼。）啊！太陽出來了！

（朝暎初上，金光萬道。）

——幕落——

## 第二幕

### 第一景

景 大鵬宅前之庭院。

大鵬手持斧伐木修理籬笆門；其妻站在籬笆後面嘵作喚鷓鴣聲，手撒細米，有雄雞高唱並鴉咕咕。華兒德兒在一旁持小弓遊戲射飛鳥。林間鳥鳴甚清麗。陽光溫和而柔媚。

華 (蹣跚至大鵬前) 爸爸，弓弦斷了，給我繫上！

魏 我不管！人應該學着自助！

華 (抵勢退去)

妻 自從槍被日本老爺收去以後，家裏就只剩了弓彈了！

魏 一個名射手是不在乎弓或者槍的！

妻 孩子們也該學着射了！人那兒能和你比，用彈弓打蠟和用槍打蠟一樣的厲害！

魏 是的，要想成爲名射手，就該早點練習！

妻 可是他們總也不學！

魏 他們一切都要學，要活着，就該有活着的本事！

妻 依你說，就沒一個人敢在家裏吃開飯了！

魏 吃開飯？至少我不願意！冒險是我的天性，我一定要天天都有新的成就，才覺得活的快活，有趣！

妻 你這樣做不要緊，可苦了別人了！人們常常說：誰因爲打蠟不小心掉在山溝裏去了，誰又因爲跟狗熊作對讓狗熊吃了，從上古以來，咱們這山裏死了不知多少人了！可是你呢，你一點都不怕，專門找危險的道兒走，像是有意跟山作對似的！

魏 生長在山裏，就不該怕山！這完全要靠自己！

妻 你不怕，別人可怕！有時候你回來得晚一點，你不曉得人家爲你多麼擔心，一會

兒又怕你送了路，一會兒又怕你——你到那兒去？

（這時魏大副已經完學了工作，取了帽子在手裏）

魏 到古村去！你父親和我約好了的！

妻 你老實告訴我，不會有什麼危險吧！

魏 你怎麼會想到這上頭去了！

妻 聽說人們要跟日本老爺士麗正雄作對了，已經開過一次會，我知道，你一定跟他們在一夥！

魏 我不跟他們在一夥！——不過他們要幹的時候，我總有一份的！

妻 一定是最危險的一份！人們總是這樣，把頂危險的事往你身上一推，自己去尋輕

閒的事情做！哼，人們都把你當傻瓜待呢！

魏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用處，我就是這麼塊料！

妻 我真不懂，比方當你在大風浪裏救包文信的時候，你難道就不想到老婆孩子嗎？

魏 就因爲我想到自己的老婆孩子，我才救那個也有老婆孩子的人！

妻 哼，在那樣的天氣下駛船，簡直是跟老天爺拚命嗎？

魏 要是癩瘋太多，成功也少！

妻 是的，你是個好人，把人家的事情，當自己的事情幹！可是等到你有了事，恐怕

就沒人幫助你咧！

魏 我自己會幫助自己，用不着別人幫助！（在竊上取弓和彈袋）

妻 你要弓彈幹什麼，給我放在那裏！

魏 槍被人家拿走了，難道連弓彈還不帶在身上嗎？

（華德兩兒跳躍歸來。）

華 爸爸，你到那兒去？

魏 到古村去看你外公——你願意一道兒去嗎？

華 我願意去！

妻 土肥正雄在那兒打獵，你還是不要到古村去吧！

魏 他今天就要走了！

妻 索性等他走了你再去吧？你知道，他恨咱們！

魏 恨也不要緊，只要我做個正當人，不怕人恨！

妻 越是行爲正的人，他恨的越厲害！

魏 他要是捉不着錯兒！我想，不做虧心事，是不怕鬼叫門的！

妻 你怎麼能保的住呢？

魏 今天以前，有一天，我到石仙谷那兒去打獵，你知道，那兒附近一帶，全是亂山限樹林子，只有一條山路可以通，還常常被山石切斷，平常的時候，是一個人影子也看不到的！——我止在一個沒邊的山石上找一隻野鹿，突的土肥正雄從我的面前走來。就他一個人，和我對了面！週圍是不見人煙的山林，下面是深得沒有底的山洞。這時候我和他是單人對單人，大家都一樣！當這位將軍一看見我，又曉

得了我就是他不久以前無故重醫的人的時候，他對着我的弓彈面色立刻蒼白了！我看見他兩腿已經不管事，幾乎顫抖得要跌在深淵裏去了。——可是我呢？我很可憐他，我走到他的跟前，像一個小民對長官似的說：「老爺，是我——他聽得連話都說不出了，只簡單的揮手讓我走路；我立刻服從了他，並且把他的馬給他牽了來！」

魏 就只爲他有這些短處在你手裏，他才要想法陷害你呀！

魏 他不會的！我以後纏着他，他自然也不來找我！

魏 我無論如何也不准你去！

魏 你今天怎麼回事？

魏 我心神不安，……你不要去吧！

魏 你簡直是疑神見鬼嗎？

魏 就算是疑神見鬼！答應我，你留在家裏吧！



魏 不，我已經約好了的！

妻 你要是一定去——就把孩子給我留下！

華 不，媽媽，我要跟爸爸去！

妻 孩子，你要捨掉你的媽嗎？

華 我還要在外公家給你帶好東西來呢！

（與魏下）

德 媽媽，我陪你在傢裏玩！

妻（抱之）是的，你是我的好孩子，你永遠也別離開你的媽媽！

（在籬笆門外，目送大團圓子行，良久。）

——幕——

## 第二景

景 如第一幕之第二景，工人在遠處工作，右端有桿，桿頭置一軍帽，僞軍二人守之。

僞軍一 喂老大，我們在這幹嗎？唉！是嗚西北風啊！

僞軍二 管他幹嗎，吃了糧，就當差，叫幹嗎就幹嗎！

僞軍一 你說幹得還有勁嗎？在平常這地方來來往往盡是人，自從咱們倆把帽子往這兒一掛，連鬼也沒有一個了，那邊蓋營房的工人，從前都打這兒過的，現在也不

打這兒過了！真是見鬼！

僞軍二 你管那幹嗎？他們不來就拉倒，來啦，咱們就叫他跪！

僞軍一 我說咱們有點丟人，堂堂的一個男子漢守着他一頂空帽子，這真是開玩笑！

僞軍二 管它玩笑不玩笑，要你守就守，少說廢話，這是你的本份。

僞軍一 我才守本份哩，走路的打這兒過，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像你偏要盯住他們

下跪，何苦呢？

(二人威嚴的立正，教習先生上)

偽軍二 (吆喝) 站住！

教 (低着頭裝未聽見)……

偽軍二 聽見沒有？——站住！跪下磕頭！

(拉他一把)

教哦！你說什麼，我耳朵有點聾！——讓我過去吧！

偽軍一 跪下磕頭，讓你過去！

教 (故意) 磕頭！——哦，我有緊要的公事在身囉！少陪了！

偽軍二 (一巴掌) 別裝蒜，——跪下！

教 你鬆手，我跪下！——這，這太有點不成體統了！

偽軍二 酸溜溜的，快點！

教 好！我跪！(向天) 拜上大威至聖先師文宣王(跪拜)！

僑軍二 你發咕些什麼？

僑軍一 (攔二)好，讓他去吧！

(教書先生念下。)

僑軍二 他媽的，那小子發咕些什麼，一定是罵咱們的！

僑軍一 你這敢罵，——算了吧！

(大團樣子華兒上，昂然過，如未見藉。)

華 (手拿兩隻蘋果)爸爸！那個幹嗎？是賣帽子的嗎？我要，我要！

魏 走呀！你管他那帽子幹嗎？

僑軍一 喂！站住！（搶攔住他）

魏 (抓住他的鎗)幹嗎，不讓我走？

僑軍二 你違抗命令知道嗎？

僑軍一 (解釋)你忘記了對啦子行禮啦！

魏 唔，對不住（把鎗推開）朋友，讓我走吧！

傷軍二（搶去又攔住他）走，走到那兒去？跟我走！

魏 跟你到那兒去？

傷軍二 我帶你坐大牢去。（拖大鵬）走！

魏 這真是豈有此理。鬆手！

華（大呼）快來呀！快來呀！他們這些強盜要抓我爸爸呀！

（教督先生及其他二人上。）

教 這又是怎麼回事？

傷軍二 他要造反！

魏 胡說，怎麼說我造反！

教 哦！朋友，你錯了，他是魏大鵬，我們這兒的善良百姓，怎麼會造反呢！

（傅洪年上。）

華（招手）外公快來，快來，他們要抓我爸爸了！

僞軍二 快點走！

傅（攔住僞軍）不要忙，他有什麼事我担保他，……大鵬爲了什麼事啊？……（大鵬不語）

（史國雄及其他人上。）

僞軍二 他不服從聯隊長命令，他不向帽子行禮！

傅 大鵬是爲了這個嗎？

僞軍一 是的，他沒有向帽子行禮！

梅 什麼，這點事就該坐牢嗎，放手！

傅（阻）（三）別鬧！——你放了他，有什麼事有我担保。

僞軍二 哼，你担保他，你自己還保不住呢！走！

梅（大呼）鬆手，在我們面前，不能讓你抓大鵬的！

(獵人，漁人，牧人及施梅等上。)

偽軍二 你們敢違抗聯隊長的命令嗎？

施 什麼，要抓大鵬，誰敢！

獵 講什麼！——抓過來打……

衆 打……打……

鵬 (聞衆大呼) 弟兄們，別動，我大鵬自己有辦法，不用諸位操心！要動武，我大鵬難道怕他們嗎？

梅 (對偽軍) 我對你說，你敢把大鵬抓去，我要你的狗命！

獵 說個屁，打死他們個狗！

衆 打……打……

史 (阻止) 別鬧！別鬧！！

偽軍二 (大聲狂呼) 造反啦！造反啦！

(馬蹄聲)

衆人 哎呀！聯隊長來了！

僞軍二 救命啦！造反啦！

梅 (舉手相圍) 住嘴！

僞軍二 (越恐越叫) 救命啦！

傅 哎呀！真來了！

史 大家要忍耐點，不許動！不許亂來！

(十肥正雄聯隊長偕祿多福，京明，陸世言及衛兵等上)

祿 讓開！聯隊長到了！

士 那來的這麼多人，趕走！什麼人叫！

僞軍二 (敬禮) 聯隊長，我奉命守護這帽子，這個人不肯對帽子行禮，我就違命逮捕

他！——這班人要帶他回去！



士 (向大鵬，注視良久) 喂，大鵬，又是你！

魏 (謙恭地) 是我！

士 (冷笑) 大鵬，你不願意服從我的命令嗎？

魏 請聽候長寬恕，這是我的粗心，不是我故意的！

士 嗚！不是故意。(沉思，視大鵬弓) 聽說你曾打彈弓是嗎？

魏 道——聯隊長你是知道的，我不敢瞞他。

士 (啞吃一驚，便狠毒的) 哼，我還聽見說你敢誇口在百步之外，可以彈不虛發，也

是真的嗎？

魏 當然是真的！

士 好——這孩子是你的兒子嗎？

魏 是。

士 你有幾個兒子？

魏 兩個。

士 很好！——你愛那一個。

魏 我兩個都愛。

士 把你的彈弓張開，我想試試你的本領。

魏 (驚) 啊！——

士 把你的孩子手裏的蘋果放在你孩子的頭上，——你第一彈，就得替我擊中它！——  
如果不中，拿你的頭來見我！

(衆人戰慄，士站在後邊。)

魏 (目眦欲裂) 什麼，你叫我射我兒子的頭，這是你的命令嗎？

士 不，我只叫你射你兒子頭上的蘋果！——這是我的命令！

魏 (堅決) 我不能！

士 (冷然) 選你的便，——不射蘋果，就跟你兒子一起替我死！

章 隊長長，請不要再限這些可憐的老百姓開玩笑了，你看他們已經面無人色了！

士 (面色如鐵) 誰說我是開玩笑，——把孩子手裏的蘋果放在他頭上——站開，讓出地方來，大腳，你能射到百步以外，現在爲了是你的兒子，我寬限你八十步，你要真是個英雄，就動手吧！

傅 (驚) 哦，這是真的！——小孩子，快跪下求求隊長！

(梅三，獵人施梅等忍受不住，欲衝上前去。)

史 (制止) 別動！

傅 安靜點！

章 隊長，這已經夠了，即使他罪應處死，他現在所受的罪已經超過了死刑了，放了他，他自然知道隊長的威權的。

士 (沒理她，顧其他) 怎麼，我教你們謔聞，聽見嗎？——大腳，你既然自誇你的本領，現在顯顯你的長處吧！這一彈的代價可不便宜呀，——試試看吧！讓我批評

一下你的本領，如果我都說你的本領高強，那才是真本領！

傅（聽上肥前）隊長！我們已要知道你的威嚴了，請你換一種刑罰罷！——我情願把我家的家產完全充公！

華 外公，不要聽！——告訴我站在哪兒？——我不怕，爸爸的可能打中天上的飛鳥，還不能打中我頭上的蘋果嗎？

史 隊長，這小孩子還不能感動你的心麼？

教（大搖大擺）是禽獸也。

牧 這簡直是七……

漁（止之）噫！

七 替我把孩子綁到樹上去！

華 不要綁，我不怕！

教 我替你把眼睛蒙起來吧！

華 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爸爸不會射死我的：爸爸！射我吧！（奔往遠處樹下，在衆

目所不及之處）爸爸！我的蘋果放好了。

梅（對史等）弟兄們：我忍不住了！

史（急制止）你們要服從我的命令！不能動！

魏（對止衆人）請讓開。（張弓欲射）

傅 大副，你……幹嗎？你的手在發顫，你不能！

魏（擲弓於地）我不能。！。！

衆人 天啦！

魏（對士）隊長，（扯開衣襟。）這兒是我的心，隊長教你的士兵把它拿去吧！

士（冷笑）我並不要你的命，我只要你射中那蘋果，我知道你的本領，我還知道你曾駕船救人，你救人的時候，不怕風浪，現在救你自己了，你還怕什麼？

（大副摩手甚苦，時視士屈，時視蒼天，忽探囊取第二彈，放入手心，士屈

（默視之。）

華（在樹下叫）爸爸，你快一點兒呀！

魏（張弓欲射。）

陸（良久欲言輒止，今行前）隊長，你不能再強逼這個人了。

士（命令）沒跟你講話，不許開口！

陸 我不能不講話了！

士 你敢反抗我！

陸 我看的事情太多了，我都按在肚子裏沒有講，閉上眼睛當作沒有看見，可是現在

忍不住了，我不能不說了，我不能再忍下去了！

韋（制止陸）陸佩膏！

陸 我丟開了家庭，我棄絕了我的故鄉，讓我的同胞罵我是漢奸，我爲的是什麼？爲  
的要你少殺幾個中國的老百姓，可是結果怎麼樣，我上了你的當，受了你的騙！

士（冷酷）陸侃言，你敢對你的主人這樣胡說亂道嗎？

陸 我的主人——只有中國的老百姓才是我的主人，你想命令我嗎？別做夢，我沒有  
老百姓那末好欺負，你敢教你的衛兵撞我！

史（大呼）哦！射中蘋果了！

（當士，陸爭執之時，大鵬已射中蘋果。）

敵 華兒並未受傷！

羣衆（歡呼）射中蘋果了！

（傅洪年驚顛欲倒。羣明持之。）

士（大驚）射中了！

華（奔向大鵬）爸爸！你射中了！

傅（抱住孩子）啊！孩子！

敵（持蘋果獻於士）隊長！真的射中了！

士（冷笑）果然射中了，大鵬我真佩服你的本領！

史 大鵬你可以回家了！

教 快點把孩子送給他媽媽吧！

（衆人擁擠大鵬下。）

士（突然喝住）大鵬！

魏（退還）隊長，什麼？

士 把你的右手張開來！

魏（驚）怎麼？

士 張開你的右手，（從大鵬手中拾起彈殼）這第二顆鎗彈是做什麼用的？

魏（惶急）這是我們打獵的規矩！

士（笑）大鵬，這不是你的真心話。我免了你的死罪，說罷，這第二顆鎗彈做什麼用

的？！——你是個英雄，就不該撒謊！



魏 隊長，你既然免去我的罪，我就告訴你——如果我第一顆子彈射死了我的兒子

(怒視士)那我第二顆子彈一定要·中你！

士 (笑)哦！原來如此……大鵬，我也不說謊話，既然免你的死罪，我決不殺你，可是(突然嚴酷)我既然知道你想害死我，我就不能饒你，我爲了免得再吃你的彈子，我要把你關在一間永遠不見天日的土牢裏，關你一輩子！——來了！捆起來

魏 (驚)啊！

衆人 (亂呼)啊！

(衛兵縛魏。)

士 (命令)走！

(兵士擁大鵬去。)

華 (奔其父)爸爸……爸爸……

魏 (默然揮筆之氣，令去，昂然轉身去。)

傅 (抱住華) 孩子！

華 (哭叫) 爸爸……爸爸……

——幕落——

## 第四幕

### 第一景

景 江水翻騰，怒吼洶湧，中間雜以雷聲，閃電。

漁人與漁人正談大鵬事。

漁 這都是我親眼看見的。

漁 大鵬被捕，我們的夥伴裏，又失掉一個最好的幫手了！

漁 土匪正雄親自押他到兵營裏去，他們那條船現在正在江裏走着。

漁 你說，土匪正雄會不會把大鵬活埋了！

漁 活埋？！

漁 他們常常這樣幹的，把人活埋在地底下，永世也不能夠翻身，一個像大鵬這樣的人，老實說，他們也怕他逃出來報復的！

獾 這批狗娘養的，一定得不到好死，還有那位景明小姐，因為給大鵬說了幾句情，聽說也被土匪正繩綁起來了！

漁 他也在這條船上嗎？

獾 這我可不知道！

漁 這年頭，不管是好的壞的，老的少的，貧的富的，只要是中國人，就要會被鬼子殺絕的！

獾 這倒霉的天，忽又下起雹子來了，我們這是我個地方癩一癩吧！

漁 簡直是天崩地裂了哪！你說是不是因為子鬼逆天行罪，天老爺發怒了！

獾 一定是的，天老爺也想把那艘王八蛋從中國趕出去！

漁 對着自己的兒子頭上敲準，呸！虧他想出啊！難道他自己就沒有兒子嗎？總有一天，天雷要擊死他，要遭天報的！

(遠處有雷聲。)

鯊 什麼地方破洞，一定是有一條船遭難了！（登高崗遠望。）

漁（遠望）那兒，一條船快被浪打翻了！

鯊 就是它，我認識這條船，你看，船頭上的旗子像猴屁股似的，一定是土匪正襟坐的船。

漁 哈哈！是的，是的——那不是他，就坐在船頭上——天老爺真有限睛，他真的現世現親了！你——狗日的東西，你對風浪發命令吧！你叫龍王蓋在你的帽子底下磕頭吧！哈哈！你也有今天，他奶奶的！……

鯊 高興什麼，大鵬不也是在這條船上嗎？

漁 噢！天老爺，你太沒有人心了，你要罰鬼子，爲什麼要連累大鵬呢？

鯊 唉！你看，他們竟安全的過去了！……哦！什麼也看不見了！

漁 這個地方叫捨身崖，他們怎麼會脫險的！——船上一定有個好撻船的人。對了！這是大鵬，可是他的手脚都被綁起來了。

(大脚挾弓傾跌而上，驚訝的張目，外表可非常激動的樣子，再向前兩步，乃跌台上，手按地，然後又對天張臂。)

獵 (聽見大脚) 喂！你看誰在那兒隨着。

漁 奇怪，他像受了很大刺激似的。

獵 (胆怯，強咳嗽，欲前行又退後) 啊！呀！什麼東西！

漁 (走近前) 你是誰！——怎麼，我的老天爺，大腳你怎麼還這兒來的。

獵 你不是被綁在官船上嗎？

漁 你不是要被押到兵營裏去的嗎？

獵 (站起來) 我自由了！

漁 好，我的天，你自由了，哈哈！你自由了！

漁 你從那兒來的？

獵 船上。

漁 怎麼？船上？

魏 士肥正推呢？

魏 他還在波浪裏等死哩！

漁 怎麼？大膽！快告訴我們，到底怎麼一回事。

魏 古村裏發生的事情，你知道了嗎？

漁 我都知道，都知道。哦！你說你說！

魏 士肥正推叫人綁起我來，把我押到官船上。

漁 他是要押你到他的兵營裏去的，我知道了。我都——哦，你說你說。

魏 我躺在船上手脚都被綁了個結結實實，一點都不能動彈，我完全絕望了！我想、

我一輩子再也見不到太陽，再也見不到我的老婆孩子了！……

漁 後來——

魏 船開了，士肥正推軟聲說和他的嬸嬸們死死地看着我，只有章明小姐，我看她被

因在船尾上，我的弓就放在我的旁邊，它這時候也沒有用處了。突然天色變了，一陣狂風暴雨從山峽裏捲過來，掌舵的人眼看著掌不穩舵了，大家都以為一定會淹死了，土匪正趕急得破口大罵，掌舵的人說：「罵我有什麼用，我自己沒有生下這付骨頭嗎！要想不死，除非大鵬，只有他，才能渡過這難關呢！」土匪正雄立刻對我說：「大鵬，你要能把我們渡過去，我就把你的綁解開！」我說：「是的，老爺！我願意！」我的綁就這樣解開了。我細心的渡過這難關，快近岸的時候，我斜眼一看，我的弓就在我的身邊，對岸有一丈遠近的山石，有一個斜牛坡突出水面！

漁 那叫捨身崖，在平時那地方誰也立不住腳的，你怎麼能！

蝦 別打岔，快說下去吧！

魏 我恰不防，手拾起我的弓趁身一鬆，我的身體已經到了岸上，不過，因為用力過猛，那條船又被撐到江心去了！——讓他去吧，我自由了！



漁 真想不到，要不是我親眼見到，我真不會相信的——不過，大鵬你現在要到什麼

地方去呢？依我看，你現在還沒有自由，萬一土匪正雄不死，還活着上岸的話！

魏 我在船上的時候，我聽說他要到石清泉上岸的。

漁 他是要從陸路到兵營去的嗎？

魏 大概是的。

漁 那糟了，他登陸後第一件事，一定是逮捕你。

請你告訴我在一面城怎麼走法，有沒有小道！

漁 有的，這一條路我知道得很清楚，讓我帶你去吧！

魏 好！勞你費。（去而復回向漁人）你不是在清風嶺參加過會的嗎？我彷彿聽人談過

你的名字！

漁 是的，那有我一份。

魏 那就請你替我走一趟吧！我的老婆一定很着急，請你告訴她，我已經脫險，並且

安全的躲起來了。

漁 可是我到那兒去找她呢，她一定逃走了。

魏 你可以去找我的岳父，跟很多在清風嶺開過會的人——他們都是可以信託的，告訴他們，大鵬自由了，他又可以自由的使用他的手腳了，不久他們就會知道他的下文的。

漁 告訴我，你想做些什麼事嗎？

魏 等我做好了，你自然會知道的。（與獵人下）

漁 他要做些什麼事呢？——是的，他要做的事，沒有做不成功的，我快去找他的老婆吧！

（狂風暴雨多時。）

（史國雄，梅三，傅洪年，包文信，魏大鵬妻及華兒同到場。）

（大鵬妻半瘋狂的跑來跑去！）

妻 大鵬，你在那兒呢？大鵬！大鵬！他死了，完了！

傅 你安靜一點吧，謠言不一定靠得住的！

妻 有人說，他已經關在牢裏了，有人說，他在這兒被土匪正襟坐在江裏了！又有人說，他在這兒脫險了！天哪！他到底到那兒去了呢？！

傅 讓我們慢慢的打聽消息，你這樣子又有什麼用呢？！

妻 (突然)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呢？

傅 (奔向妻)媽！我在這兒裏！

妻 (吻華兒，頰狂的)這是你嗎？你還活着嗎？你還沒有受傷嗎？(傷心的)豈有此理，他怎麼能對你的頭上踏準？他怎麼這麼忍心，他太沒有心肝了，竟在我的寶貝——哦——(哭泣)

傅 他也是沒有法子！

妻 他這兒作父親嗎？作這樣的事，倒不如死了的好！——

史 你要感謝老天爺，他射得非常的準！……

妻 射得準有什麼用，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！我一合上眼就看見這孩子被擱那着站

在那兒，他的爸爸對他開槍，噢！他不是射孩子的頭，是射我的心！

梅 嫂子，你不知道那個土匪正誰是怎樣的撥弄他！

妻 我都知道，你們男子漢沒有一個有良心的，在你們受點侮辱的時候，就什麼都不

管了，拿着孩子的頭，媽媽的心，去和人家拚！

包 你丈夫的苦處已經受夠了，我爲他的患難，不知道哭過多少次，你再這樣的責備

他，他在患難裏心裏也不能安了！

妻（張目視之）什麼？你爲他的患難不知道哭過多少次！……噢，當他們把他擱那起來

的時候，你到那兒去了！你不是眼看着他被土匪正誰綁走，不加救助嗎？……他

以前對你怎麼樣，是騎兵在你的後面追，江水在你的前面漲的時候，他也是袖手

不管，像你一樣嗎？

傅 我們怎麼敢救他呢，只有這末幾個人，又沒有武器！

妻 爸爸！叫我怎麼辦呢？他不是死在水裏，就要死在牢裏的，像他那樣要自由的人，在監牢裏一定會生病的！

史 你放心，我們大家一定要把他救出來的！

妻 你們，沒有他你們能作出什麼事？——要是他還在，是的，那也許可以，因為他不曾眼看著朋友被擱着不救的，不曾看着朋友被騎兵追拿着不救，他救你們大家——可是！可是你們大家集合起來就不能救他嗎？

梅 (指遠處)那兒是誰來了？

史 彷彿是陸佩言！

傅 (對妻)留心，不要多講話，陸佩言來了！

妻 就是土匪正雄來了我也不怕！

(陸佩言上。)

(大家沈默。)

陸 (向大家招手) 好容易我找着你們!

傅 你找我們?

陸 是的，我找你們，有人告訴我說，你們帶了大鵬的太太到這兒來找大鵬了！  
傅 真沒有法子，女人們的事有時候是講不通的，這怎麼能找到呢？

陸 你們不用找了，大鵬已經脫險了!

(大家一齊「甚麼」。)

妻 你說什麼?

陸 他已經脫險了!

妻 你怎麼知道的!

陸 鞏陽寫了個條子告訴我的，你們知道鞏陽是和他同時被關在那個船上的，現在大鵬已經脫險逃走了，鞏陽却被囚在兵營裏，他寫了條子偷偷的叫人帶出來。

傅 韋阻小姐也按圖起來了？

史 陸先生，這真想不到，就是你白天那種英勇的行爲也很使我們感動！

斐 那麼，這是真的了，這——！

陸 這不算什麼！朋友們你們相信我麼，我這顆墮着的心到今天才明白在此口裏是討不出自由來的，從今天起，爲了祖國，爲了自己，爲了韋明，我要跟鬼子拚，韋明並且要我來和你們聯絡，這是我的誓，我憑槍發誓，要是我背叛了祖國，就死在這隻槍下，朋友們相信我的，伸出手來，不要拋棄我。

〔傅洪年，史爾雄，包文信均默然伸手給他，他一握之。梅三不理。〕

陸 (向梅三) 怎麼？

梅 你從前不相信我們老百姓，我們又何必相信你呢？

陸 請原諒我，我年輕，原諒我的過錯！

史 伸手給他，我們要上下一心，不要爭過去的恩怨！

梅（伸手）這是我的手，我相信你，我們農人說出一句話，就永遠不會更改的！

陸（握之正視相沈默間。）

華（也伸手來）我也相信你！

陸（興奮的握之好！我們大家一條心，彼此相扶助，鬼子一定會打跑的，不過光說有什麼用？——（沉思片刻之後，）朋友們，你們爲什麼不說話，難道沒有話要告訴我的嗎？難道這對我見外嗎？那麼，我來說——我知道你們曾經開會——在清風嶺開會——我知道你們商量事情，但是你們相信我，我絕對沒有走漏過一點消息，我沒有做諸位的好糊——不過諸位把舉事的日子定的太遲了，這是大錯，時機很緊迫，我們需要趕快，——大夥已經是諸位舉事太遲的好後悔了！

史 我們打算在中秋節起事。

陸 太遲了，我雖然沒有參加大會，沒有在大會裏宣誓，但是，我要求我們要立刻起來，我可以發動一團！



梅 你可以發點一團？！

陸 我一團的弟兄都願意聽我的指揮！他們都願意爲了祖國戰鬥，可是遲了必有變，土匪正機會解除我的兵權！

傅 那末你的意思是？！

陸 並且我對大家也有一個要求，我的章明，現在還關在牢裏，現在生死不明，萬一她還活着，希望大家幫我救出她來，逃脫鬼子的牢獄，她也是爲了祖國！

梅 好吧！我們願意跟着你幹。能夠在現在幹，何必一定要等到將來，當我們在清風嶺開會時，事情還沒有這樣緊急，現在誰敢保證沒有別的變動，鬼子的心是難以猜測的，我們就決定在——

陸 明天！

傅 明天！

陸（對大家）到明天，大家都武裝起來，等各山頭的舉火信號一起大家就一齊拚命，

直搗鬼子的巢穴，我那一團弟兄可以做大家的後盾，我們要一鼓而下，把鬼子在我們這四鄉真的勢力全部搥毀！

大家（同時）好！好！

！！燈暗，幕！！

## 第二景

景 山徑。

有人從後面山巖間下降，有行路人過山嶺，隱約可見！絕壁遮斷遠景；最前

一岩石突出，灌木叢生。

（魏林弓至。）

魏（四處瞻望）他一定要從這條路上走，到××去沒有第一條路！我的事在這兒可以完成了！很好，這些樹林子可以隱蔽我，他從那裏下來，我的彈子，正可以打到！嘿，土肥正雄，土肥正雄，你今天算完了，我叫你跟閻王爺去聽！我本來

想做一個良善的百姓，從來沒有過殺人的念頭，可是你逼着我這樣幹——我這孩子既然能夠射孩子的頭，就可以取敵的心！可憐的孩子你不會埋怨我吧，你不會恨我把——當我的手顫，我的心發抖，而你——土匪正橫，還殘忍的對我取笑的時候，我曾經暗暗的發誓，這誓只有天知道，我的第二彈一定是你的心！——我說到就要作到！

（遠遠有鼓樂聲。）

魏 好，現在，我退可以在這兒坐一會兒，人們不會懷疑我的！

（教習先生着新衣，搖擺吟詩而來。）

教 「白雲橫繞滿天齊」喇……（發見魏）哦你不是魏大鵬嗎？你怎麼一個人在這

兒，你怎麼逃出來的呀？你一個人在這兒賞玩美景，好的很，好的很，我正在吟首最近作七絕：「白雲橫繞滿天齊，喜慶之家度有餘！」你聽見鼓樂聲嗎？這是人家娶媳婦兒，是吉慶之家——既有餘者，有好東西請我們這些名人吃，你

一塊走吧！」「當世之人幸甚矣！滿……滿……」古人七步吟詩，我現在一步沒走，果然做不完全，還是坐下護護吧！

魏 一個傷心人是談不出什麼喜事來的！

教 就是有多大的傷心事，也談不管。「夫子曰：逆來者順受」就是這個道理。「方今時局多艱，人應及時取樂！」你明白嗎？這兒娶親，別家死人，這反正都是一樣的！

魏 爾跟福本來是分不開的車西！

教 瞎，我指指一算哪，大災難就要來了！——這兒說沒有，在吉林省發生了山崩，黑龍江地全裂開！

魏 山也會崩嗎？

教 自然，自然！我仰觀天文，下視地理，就斷定要山崩！  
魏 （感慨的）山全會崩，可見得人的權威更不可靠了！

敬 鬼子當政，是顛逆天！槍逆天兮，大難必至！吾……吾……我們一點沒有辦法！

（一婦人攜小兒，窺探立山徑處。）

魏 我們天天都在鬼子的迫害下生活，實在也用不着天了！

敬 誠然，自然！——我只希望種蠶毀稼田！

魏 你要不如鬼子的意，怕那田也難種呢！（起立，瞻望。）

敬 我們各人方便吧！你大概在這兒等人！

魏 是的！

敬 你是惡虎嶺人嗎？土肥正雄那個王八蛋！——喂，那孩子野心今天要從那兒來！

（過路行人語：「土肥正雄不來了，大水把橋樑都沖斷了！」下。）

（魏大顯傲態。）

魏（前行）什麼，土肥正雄不來了！

教 你有什麼事求他？

婦 唉，自然有！

教 你立在那兒，正好擋住他的路了！

婦 我就是要擋他的路，他過不去，才好聽我的話！

騎兵甲（急奔下山徑，向衆人大呼）躲開，躲開，行政長官，馬上就過來了！

（魏大團走下，急隱蔽！）

婦（激烈的）他來了！（炮聲連！）

教（對騎兵）這樣大水，你們怎麼過來的！

騎兵甲 水，水算得了什麼！水還能擋住我們的路嗎？

教 你們能夠在這樣大水裏行船？

騎兵甲 有什麼不能！再大一點我們都不怕！

教 奇哉，怪哉！說給我聽聽！

騎兵甲（沒好氣的）沒工夫，我要趕緊到營裏去報告，說長官回來了！（下）

教（沉思有煩，恍然大悟。）哦，對了！（吟誦）「富貴之人肯赴妾前，滿腹文章也不

虛！」嘿，那打獵的那兒去了！（他搖擺着吟誦）「滿腹文章信不虛」（下。）

（七肥正雄及祿多夫從山崖下。）

士 什麼，你說什麼？我是天皇的臣子，只知道服侍天皇！——天皇派我到這兒來，

是叫我管教老百姓的，不是叫我討好老百姓的！——你想，這是天皇對呢！還是

文那的老百姓對！

婦 我現在求他吧！（畏縮而前）

士 我掛那頂帽子就爲了試試這般老百姓的心理！這些豬我早就看透了，他們只配破

頭！

婦 不過——

士 不過什麼，有頭給他們破，還算好的呢！

(欲下，婦人攔住前。)

婦 悲悲呀！大老爺，救命啊！

士 滾開！你要擋我的路嗎？

婦 救命吧，大老爺，我的男人下獄，孩子們都快餓死了！大老爺，我們是窮人，他

一天不在，我們就一天沒有飯吃！

婦 你是誰？你男人是誰？

婦 好老爺，他是吉利山上割草的人，我們全家天天都靠他割一點草活命，大老爺，

你勸，那山連麥子都不敢去，可是他爲了要活命，就——

婦 (對士) 太可憐了！長官我求你，放了他吧！這樣窮苦，就是犯罪，也夠他受了！

(對婦) 你趕緊逼兒子到堂裏去請求，這兒不是地方！

婦 不，不，大老爺我不答應，我就死在這兒！他在牢裏已經住了六個月了，始終也

沒有過過一次堂！



土 混蛋，你要對我行強嗎？滾！

婦 大老爺，你要講公道，你想想看！……

土 滾開，把這個混蛋婆子給我趕走，我不要看這種混帳的老百姓！

婦（更進一步）不，不，大老爺，我什麼全沒有了，我的孩子都快餓死了，答應我

吧，——大老爺，看大老爺的面上，放了他吧！

土 你要再不滾開，我就一脚踢死你！

婦 踢死我吧！——我在這裏，你踢死我吧！把我的腦袋踢碎吧！我活夠了，你打打

好事踢死我吧！

婦 這女人敢情是瘋了！

婦（益激烈）你踢死過不少的人了，爲什麼還留下我呢！我不過是個女人，又不能打

你，又不能罵你，你踢死我還不容易嗎？

（凹裡處樂聲復作，漸遠漸低。）

士 我的階從那兒去了，這太危險了！

祿 長官，隨從都被水擋住了！

士 你看，對待這個豬，我還太仁慈了！——我還允許他們的舌頭放在嘴裏，他們還會對我講這些無理的話，——我發誓要另找新辦法，更加強我的統治，我要叫他們連話都不能講，我要剷掉他們的舌頭，我一定要！——（遠處弓弦響，一彈正中他的心窩，他用手刺心，搖搖欲墜，低聲微言）——我完啦！

祿 長官，天哪，怎麼回事？

婦（立起）行刺！暗殺！他暈啦，他要摔倒啦！——彈正打在他的心窩，哈哈！

祿 這從何夢起，長官，你覺得怎麼樣！

士 這彈是魏大鵬射的！（跌倒！）

魏（在高崖上出現）你既認識我，就請不要連累別人！你完了，這個山野裏現在自由了！你再也沒力量陷害老百姓了！（自高處墜沒！）

(民衆自四方奔來。)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(教書先生亦急忙上。)

教 有什麼事呢！有什麼事呢！

祿 七肥正雄長官被人暗殺了！

民 被誰殺了？誰被殺了？

(大家圍成一羣，七肥正雄作手勢，遠處音樂聲大作。)

祿 作什麼？——你要作什麼？

(七肥正雄死。)

教 (達到七肥身邊，一步一眼的) 嗚呼！哀哉！尙饗！他死啦！

祿 趕緊追刺客，快——呀呀！叫我怎麼辦呢！

敬 (又復在屍身前吟誦)「喝過喜酒兮！又來看死人！看過死人兮……」

祿 你給我滾！

敬 (急走)「叫我好開心！」

祿 還說！(踢他)我抓你去！

敬 (逃下)你，你配嗎？(下)

祿 啊呀！怎麼辦哪，怎麼辦哪！

(遠處喜樂聲復大作。)

——幕落——

## 第五幕

景 如第一幕之第二景，後面右邊的營房及木架於開幕時正轟烈的崩倒，火蹶沖

天，左邊的靈山上亦有火光，村中銅鑼齊鳴，人聲沸騰，時將近破曉。

男女老幼都從崩倒的營房那邊踉蹌歡呼而來。各人都舉着火把，搶着從營房

上折下來的木料磚石等等，飛舞着——在這羣人中間有獵人，漁人，牧人，

施梅，救苦先生，傅漢年，魏大鵬妻兒等，後面不斷的有人走來。

獵 牢房倒嘍！

茶 牢房倒嘍！

施 日本鬼子起跑嘍！

衆 日本鬼子起跑嘍！

牧 這就有好日子過，土匪殺掉啦，土匪殺掉啦！

敵 從此見光化日子！

華 (持竿，竿上懸帽從中奔過)土匪的頭來啦，土匪的頭來啦！

牧 (大笑)哈……

傅 孩子們，記住今天，等到頭髮白了也要記住今天！

(梅三同包文信從人背後且談且走擠到前面來，眉鬚色舞地向大家呼號着。)

梅 英司令營的營房被我燒成灰啦！燒成一片空地啦！日本鬼子都逃光啦！

甄 雜肥的營房呢？

梅 雜肥的營房是陸侃言攻破的，也被咱們佔領了，羣明小姐也救出來啦。

牧 (揮手問)土匪的頭沒有割下來嗎？

梅 那你們大肥肥，老頭兒。

包 (快板的叫喊着。)老頭兒你說多可惜呀，等我找到那個土匪，他已經被大鵬射死了，沒有能夠親手殺死他呀！我只在他的肚皮上戳了一刀！

牧 好小子，你幹嗎不卸下他的頭來當球踢呢？

梅 他的頭已經臭啦！哈……！

傅 陸侃言同章明呢？他們怎麼還不來？還有大鵬呢？史國雄呢？

衆 對！把大鵬找來，把史國雄找來，都找來！

（華兒又持帽竿上。）

施（卸下帽子擲于天空）咱們，把士肥的頭當球踢吧！

（衆人歡叫，帽子在天空飄來擲去。）

（華兒在奔跑掙回帽子。）

華 給我呀！給我呀！那帽子是我的！

傅 那帽子該保存起來，那是我們用性命同熱氣換來的！

衆 好！收起來！咱們每天對他吐吐唾沫。

衆（大笑）對！對他撒泡尿尿吧！哈……！

施看！陸侃言跟承明姑娘來啦！

（陸侃言及承明並肩而至，衆人歡叫，陸等亦揮手為禮。）

梅（歡躍迎去，拼命地拍着陸的肩膀）陸侃言真是英雄好漢……有你的！

陸 你才是漢子，斐司登的營房不是你燒的麼？

璦（遠處叫）陸侃言，你殺了多少的日本鬼子？

陸（舉手歡笑）兩百！

收 兩百太少啦！

陸 那末就是五百吧！

衆（大笑）哈……

（承明奔向大鵬斐，相互歡呼着。）

（史國雄突然在高處出玩。）

衆（歡呼）史國雄來了！



史（用手勢止住大家呼叫，沉默）弟兄們，不懂快活，——土匪雖然殺了，要司令，

難記的營房雖然佔領了，日本兵也趕走了，可是我們的大事又來了！

羶 還有什麼大事？

史 你們以為日本鬼子被趕走了，就此罷休了嗎！

衆（紛紛問）怎麼樣？

史（稍停）土匪被殺了，他的軍隊也打潰了，日本鬼子又派了一聯隊攻打我們了！

衆（驚）啊——！

羶 那就跟他幹！

梅 幹！殺光日本鬼子！

施 不幹不算人！

衆 幹！

史 幹——可是我們怎麼幹——我們這末亂七八糟地，就可以跟日本鬼子正式軍隊打

嗎？

陸 這個不用怕，我有一團人可以抵抗他——可是諸位你們大家相信我嗎？你們讓我

加入嗎？

史 （舉臂歡呼）歡迎！

衆 歡迎！

陸 不用歡迎，這是我當軍人的責任，我應該保護大家！

衆 好！陸說得對，說得好！說得好！

史 可是諸位，我們自己呢，——我們自己三千人也來組織起來，我們已經舉起槍桿

了，我們要趕走日本鬼子，大家武裝起來，抗擊到底！

衆 史團長說得對！

衆 說得對！

史 那我們就加入義勇軍去！

衆 好！加入義勇軍！

史 能去大家統統去，我已經跟三江接好頭了，我們三千人限陣假官的一團弟兄統統去！

衆 好！加入義勇軍！

包 可是大鵬呢！

（大鵬在山峯上出現。）

魏 弟兄們！大鵬回來了！

衆（歡叫）大鵬！

（華兒奔上山去抱住其父。）

（大鵬抱了華兒向下走來。）

梅（向上叫）大鵬你也加入義勇軍嗎？

魏 加入！弟兄們你們怎麼幹，我大鵬也怎麼幹！

萬 族 萬 歲

梅 好！加入義勇軍！

史 中華民族萬歲！

衆 中華民族萬歲！

(山後太陽升起。)

——幕落——全劇完——

大時代文庫  
民 族 萬 歲

版權所不細印

著 作 人

宋 之 的  
陳 白 塵

發 行 人

張 靜 廬

發 行 所

上海雜誌公司

總店：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

支	上海	福州路
店	廣州	漢民北路
	梧州	大中路
	宜昌	二馬路
	漢口	武庫街
分	長沙	東長街
店	武昌	胡林路
	成都	祠堂街
	西安	南院門
	昆明	西華路

實價三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郵費)

發行類：四〇〇番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張初版

乙項：第三二號出版部：第〇二二號

100  
25